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1年6月27日 星期日 第884期 |

新民晚报

首席编辑: 吴南瑶 视觉设计: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wup@xmwb.com.cn

9



朱逢博

接受，
随后努力

◆ 朱光

朱逢博近影 郭新洋 摄影

挽起的长发在头顶以一个花式发夹固定，身披大红色花朵纹的宽袍，十指缀以鲜红的指甲油，84岁的朱逢博在东艺化妆间里打开一杯咖啡：“噢哟，美式啊，苦的……糖在哪里？”她的徒弟钱慧萍听闻赶快起身去找糖包。命运为她“规划”的道路多少是苦的，但她总是能为自己找到些糖——“我接受，随后，就努力。”

日前在上海轻音乐团近十年来难得举办的一次大型音乐会《追寻》排练期间，朱逢博接受了本报专访。



建团时珍贵的合影

若要谈论朱逢博的歌技是毫无必要的，她是公认的流行音乐开拓者。若要列举她的代表作，似乎也是要占满整版的——她也是新中国第一位出版个人演唱歌曲集的歌唱家，那可是整整一本书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“北李南朱”之说——北有李谷一，南有朱逢博。而以央视春晚收尾曲《难忘今宵》“声震大江南北”的李谷一则一直说：“我最崇拜朱逢博，我还给她拉过大幕。”

出生在山东济南的朱逢博，父亲是水利工程师。“所以我从小并没有立志要去唱歌”，她虽然不擅长说上海话，但依然有着上海大家闺秀的糯与嗲：“我是在同济大学学建筑的，读了整整六年哦！”她一边搅拌咖啡一边回忆，自己原本的打算是要去当建筑师：“设计图要画得很精准的哦！”1960年她去工地实习时，正好遇上了上海歌剧院前往慰问演

1 “原本的打算是去当建筑师”

出。她原本在大学里唱歌就颇受同学欢迎，于是现场也亮了嗓。歌剧院的舞蹈演员立刻邀她去听歌剧、参观歌剧院。歌剧院决策层也爱才心切，以特殊人才引进的方式留下了她。她当初的想法也很单纯：“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。”

时至今日，朱逢博的关门弟子、轻音乐团80后女高音丁一凡也觉得：“朱逢博老师就像是我奶奶，就连我当初的男友也是让奶奶把关后，才成为我丈夫的。”但要学奶奶的独特发声方法很难，“我们如果按她的声带位置发声，嗓子是吃不消的。但是奶奶一唱出来，就是感动人！”问朱逢博觉得“怎样算唱得好？”她的回答

也是：“感动人！”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朱逢博有两年始终在北京，因为外交任务不断。西哈努克亲王来访了，周恩来总理就给朱逢博打电话，让她准备一下去表演。1977年，她随团访问加拿大时，在当时的加拿大领导人面前用法语演唱了一首《流浪的加拿大人》——这首曲目是1842年根据1837至1838年的加拿大魁北克反抗殖民运动而写，后来流传开来成为多部电影的配乐。朱逢博现学了法语歌词，当场唱哭了很多加拿大听众。大家以为朱逢博会说多国语言，她谦虚道：“都是因为唱歌而学的。我也是因为周恩来总理坚持鼓励我唱，我才唱下去的。”

2 “要请我一个，就要请整个团”

1986年6月，在朱逢博和屠巴海的呼吁下，上海轻音乐团成立，成为全国第一，如今也是全国唯一的轻音乐团，朱逢博则是当年的团副团长。钱慧萍说，“当时其实人家都是来请朱老师一个人去演唱，但她总是跟人家说，‘要请我一个，就要请一个团’，于是我们呼啦啦都一起跟去了。”

当然，当时的上海轻音乐团也群星荟萃——沈小岑、张庆、朱枫、肖霞、杭晨、孙美娜……钱慧萍回忆起当年：“啊呀，请朱逢博老师的地方都会拉一条红色的横幅，朱老师的名字写在上面的。”那时，外地请轻音乐团

去演出，一天要演三场，还供不应求。“我们简直像是‘铁路文工团’——每次出行都要包一节车厢，和列车员一起在车厢里唱歌跳跳，可欢乐啦！”朱逢博也表示：“当时大家都一条心，特别团结！赚了钱积极交给国家。”钱慧萍还说起一件轶事：“当时，有辆公交车，到终点站前是路过万体馆的，但是只要我们在万体馆演出，这辆车的乘客就都在万体馆下车，几乎没人乘到终点站……”

时至今日，朱逢博依然是上海轻音乐团的艺术总监，钱慧萍也已经退休了：“当年一起进团的只剩下唐峰，当年他年纪小，

也就十七八岁。”此时，唐峰刚好路过化妆间，来与朱逢博老师打招呼。他的身形甚至发型，与当年也没什么两样，但他已是演员队队长。

现在，朱逢博依然与她的三代学生“团进团出”。每逢各种节假日，教师节、母亲节、端午节等，徒弟就会拽师傅出门去唱卡拉OK——肯定是先把朱逢博老师的代表作唱上一轮，再各自发挥……他们几十年来都称呼朱逢博老师“老娘”！“老娘”这个词，蕴含了对朱逢博老师的敬畏与大爱。当年，朱逢博作为老师还是“蛮严格的，对徒弟唱歌的要求，是精益求精的。”现在回想起来，朱逢博也对这个称呼蛮骄傲的：“这是他们对我的爱称！”

3 “轻音乐团引领潮流，我一定撑他们”

上海轻音乐团当年不仅引领流行音乐的潮流，还站在流行文化的顶端。当时团里的歌手、乐手不仅歌艺、演技了得，也个个是帅哥美女。钱慧萍蛮自豪的：“我们穿的裙子也会立刻流行开来哦！”她是从部队复员后报考的上海轻音乐团，在朱逢博老师和施鸿鄂老师面前演唱了《我爱你塞北的雪》，就有戏了：“我从小听朱逢博老师的歌长大，对她崇拜得不得了，从来不敢想象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她的学生。”

当年，朱逢博作为轻音乐团团长不仅引领全国流行歌曲风尚，也带领所有女歌手在演出后自己拆舞台上的灯泡或者绕电线——当时的舞台布景就是个灯泡装上去亮起来的。赚来的钱都用来添置乐器，以至于轻音乐团当时的乐器可谓是全国院团里最好的。因为，朱逢博的口头禅

就是：“要么不干，要干就要干到最好！”时至今日，朱逢博还自己用电脑上网购物：“我去买最好的化妆品送给她们”——她指了指钱慧萍。

此次，上海轻音乐团来了新团长——单田芳关门弟子董德平。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，大家一起守正创新，以叙事性音乐会《追寻》探索“新轻音乐之路”。“轻音乐团引领潮流，我一定撑他们！”朱逢博与她的第二代学生钱慧萍、关门弟子丁一凡一同登台演唱了《我的祖国》。首演前一晚，朱逢博排练到晚上12点，到家都凌晨1点：“乐团就是我的儿女，我只有一个心思，我们一家都要一起上台的。”

虽然朱逢博早就在家享受退休生活——天天看报了解国家大事、有空上网买买衣服化妆品，“儿子、媳妇从来干预我的生活，我很自由……有时怀念学生时代，还是有点想做建筑师啊！但是，做了一行就要爱一行，还是要认真啊！”

